

一个混血女的童话

逃女

菊子 著



现代出版社

逝

女



菊子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女 / 菊子著 .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 2004

ISBN 7-80188-336-5

I. 逃 ... II. 菊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899 号

著 者 : 菊子

责任编辑 : 张俊国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 100011

电 话 : 010 - 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 xiandai@cnpitc. com. cn

印 刷 :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8.5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88-336-5

定 价 :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我追求，我快乐

桌上时钟的指针，又走过了午夜时分，我掩卷伏案，又一部长篇小说《逃女》落成了。这是继我《生的延续》、《梦想成真的女人》、《独身女友的聚会》等三部长篇小说后的又一部新作。当写完最后一个字，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省略号之后，我从内心深处呼出一口长气，又有一种大功告成之感。且不说这部新作问世后的反响将会如何，但自己总算又做成了这件事，也足以为之欣慰的了。

静坐在京城南某小区六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闻着窗外吼吼的风声，举目环视着斗室四周，门锁上的保险链还静静地挂在那里：“唔——有几天没开门了？有几天没下楼了？”心里在这样默问着自己。仿佛忽然忆起，还是在一周前开门下楼，去超市里买了一大堆方便食品回来，塞满冰箱，就再没去碰过那门锁。如此几周下来，算来自己已在这个小屋里关闭了近月余，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在当今这个热闹的世界里，这个骚动的年代中，有人能把自己关起来一个月，静坐下来，实属难得。现在这样的人恐怕是没有了……”有朋友说。

其实，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没有了，可以说是不多



了，又不被人知而已。吾以为，之所以可以使自己这样做的人，多是在暗自寻梦的人，自己只能说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较为笨拙的一位，只是痴心不改。

在当今科技如此发达、进步的年代，写作也几乎进入了电脑时代，而我却死抱住原始的“男耕女织”操作状态不放，自己很固执地坐在小写字台边，展纸伏案，手握钢笔，一字一字地爬格子、码字儿，一字、一页，一万字、几百页地码下去，日复一日，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写一遍草稿，再抄一遍、细雕一次的笨拙形式，一丝不苟地码下去。手指的关节写痛了，两臂写软了，大脑处在高度兴奋状态，但固执的身影，仍很顽强地坐在那里，在夜半人静的时刻，认真从自己的体内抽出一根根生命的丝，编织着一个个虚无缥缈却很迷离、在常人看来有些不切实际的梦，觉得幼稚可笑。当今大家都在世面上忙，忙生意、忙仕途、忙婚姻——不是结婚，就是离婚；不是忙钱，就是忙房子、忙职位。总之，多是在为钱、为物、为归属而忙。“那么你在忙什么呢？”有人在问，自己也在内心里不住地问：“你是在为梦而忙？”这太可笑了——梦为何物？能当饭吃吗？能当房子住吗？能当归宿来栖身吗？似乎都不能，又似乎都能。

“有人爱文学，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情操；有人爱文学，是为了献身于她。”在大学作家班里读书的时候，有同学拿这样的问题提问于大家。“我是前者。”有人答；“我是后者。”我张口而答。后者，后者意味着你要献身于她，你能做到吗？回顾自己十几年、二十余年在

文学路上艰难而迂回的跋涉中，固然曾在这样做、并正在这样做着。每一部长篇的诞生，都是在用生命的精髓而筑成，都是一次自我较量而胜出的结果。这不仅需要才智，更需要毅力和斗志。

“文学固然美丽，但她更需要用美丽来滋养。你手中这枝笔，会吸干你的青春和容颜。”年轻时的朋友，曾在信中这样忠告过。在文学梦里沉迷得很深的我，当时只视其为一句戏言而已。

十年、二十年的路程走过来了，垂在胸前的两根长辫子，变成了一头披肩的散发；眼角、额边已悄悄爬出了细纹；窈窕的身材开始变粗、变圆；在人生的苦海中时起时伏，新旧时的同仁、朋友，一潮退去、一潮又起，人海、商海里周游了一圈之后，发现一直握在手中的这枝笔，也在随着命运的变迁而时起时落着，但它仍没有丢失，始终伴随其身。一本本厚厚的书写出来了，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文字码在手边，一瓶瓶墨水被吸干，吸进笔中、吸进脑中，又泼洒在稿纸上，像一个女人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分娩之后，一个个在腹内精心孕育的婴儿呱呱坠地，而闻着那一声声大声的啼哭，宣告着自己的诞生时，每每心底里油然而生的那份欣慰，也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一路走下来之后，当年在同一个梦里，坐在同一条船上的文友、学友们，有中途退场另某它路的，有在仕途上一显身手的，也有去经商发财的，车子、房子、票子、位子这些最实惠的东西，许多人都把玩在手的时候，再俯首看看自己，仍然是两手空空怀揣一个梦，煎

熬着心血，甚尔是时常饿着肚子（无暇顾及做饭）“为理想而奋斗”，还自得其乐，这不是很傻吗？且傻得可以，一切都因为心中有梦。

青春逝去了，容颜褪去了，生命的旅程也从青年走进了中年，当年的文学青年也从市作协、省作协会员，加入到中国作协，一级级走过来。虽然在文坛上尚未掀起轩然大波，但仍有一颗矢志不渝之心，且执迷不悟；手握一枝发奋不懈之笔，仍然是青春无悔，人生无悔，因为我梦着。

因此——我追求，我快乐。

手边这部新作——长篇小说《逃女》，就是写了这样一个暗自寻梦的女人，如果这部新作能给更多的读者带来一些快慰，带来一些人生的启迪，将是我更大的快乐！

菊 子

2002.12.8.16:

于北京同兴园小区

题 记

她总是在逃，逃离婚姻，逃离现实，逃离自己。她在不断的逃离中不断去追寻，最终却逃脱不了自己……

引 子

浴室里迷蒙的水雾中，淡绿色的灯光下，水声哗哗。蒙着一层雾气的墙镜里，游动着—个修长而光亮的美体，她通身的肌肤透着生动而细腻的光泽。像在认真经历着一场生命的洗礼，默默冲刷着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洗刷着自己的灵魂。她—头微黄色大波浪秀发，披散在她圆润而光滑的肩头，流泻着如诗的线条儿；—双丰润的乳房高高挺立在饱满而倔强的胸前；略显苍白的鹅圆脸上，湿漉漉凸现着—双棱角分明的红唇；高耸的鼻梁旁，深陷的两只灰蓝色瞳仁里，闪着忧郁的光，迷茫而困惑地掩映在眼前—片混浊的光线里。使这个白皙而丰腴的胴体，忽尔伸长，忽尔扭曲，忽尔朦胧，忽尔清晰。变幻着不同的姿态，演绎着不同的画面，像—幅幅生动而变异的油画，浮动在淡绿色迷蒙背景的画框里。而那两只闪动着的灰蓝色大眼睛，也忽尔圆睁，忽尔细眯，忽尔微微闭起，又忽尔明亮，忽尔黯然……使整个儿画面更显得扑溯迷离，变幻莫测，又似真似幻的，在默默讲述着来自于这个生命本身的奇特故事——



(一)

人海茫茫，人头攒动，街灯闪闪，车灯飞射，京都的夜空，一片嘈杂。珠子独自穿行在都市夜晚的街头人流中，迷茫着感觉，迷失着方向，她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噼——啪——”猛然间，街头上空突然炸响的一声爆竹声，震撼着奔走在街头的每个人的心，特别是人群中每一颗漂泊的心——

“该过年了，该回家了。”夹杂在路边人流中的珠子，脆弱的内心首先受到了震颤，闻着耳边猛然炸起的爆竹声，她这样提醒着自己。

可举头望去，在这海一样的京都城邦中，茫茫的人海里，哪一张面孔是她熟悉的？哪一个人是她可以靠近的呢？参差比邻的高楼中，那一个个亮着灯光的窗口，黄白蓝绿的，哪一个是属于她的家，哪一道门是她可以迈进的，哪一片空间里又有属于她的生活呢？那个她自称为“鼯鼠之窝”的地方？那个她暂时栖身的小小斗室里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身在异邦的惶惑与恐惧感，占据着她孤寂的心。天气很冷，她的心更冷，随着那声突然飞来的爆竹声响，她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狠劲拉了拉高高竖起的墨绿色皮夹克立领，想挡一挡街边空气中流动着的阵阵冷风。她抖了抖飘动在街灯下那一头微黄色的大波浪秀发，往衣领里缩了缩颇长的脖颈。

街边一对青年男女相依相拥着从她身旁擦过，他们都裹着严



严的灰蓝色羽绒服，让人看上去感觉躲在里面的人无比温暖。联想到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也肯定会有一个温暖的家，在召唤着他们，那该是一个多么温馨的所在啊。珠子用很羡慕的目光，猜测着在她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猜着他们是在奔向何方、何地。而此时，她内心却在升腾着无限的孤寂与惆怅。本来那一切，她都曾经拥有过，对她来说，那都曾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是，谁又逼着她要放弃那一切，一个人孤零零地跑到这个地方来的呢？是谁要她到这里来忍受这份煎熬的？这恐怕只能问她自己了。

本来，在离这座大都市不太遥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属于她的家，叫梦城。那里曾有一个她并不美满，但还有几分温馨的家。那里有她的一个姥姥，一个女儿，叫奇奇；一个曾经的丈夫，还有她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她曾在那个城市的电视台里做主持人。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她为什么要放弃那一切，一个人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呢？这里与她有什么干系？她和这里有什么前世之缘，有什么渊源吗？这是她至今也不能自圆其说，自己也解释不清的问题。她就这样迷蒙着自己，迷蒙着脚步，朝着这梦一样虚幻的境地走来了，淹没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随着耳畔传来的那声爆竹炸响，把她直线拉回到远方那个家中的镜头里，那份她曾经拥有、并苦心经营的生活，往日的镜头由远及近地在她脑海里推近着——

每每她走出家门，走出她家那个古老的大院子时，再回首望去，那个大院子的绿色大木门前，高台阶上，每每站着姥姥那干瘦的身躯，白发飘飘，在用一双深邃的目光，默默地目送着她远去的背影；而倚在姥姥身旁的女儿奇奇，也往往总会伸出一只白嫩的小手臂，向她不住地摇动着，还伴着女儿那稚嫩的小嗓音：



“妈妈再见！”在风中飘荡。每当这时，她含在眼中那早已蓄满的泪水，便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当她迈着沉重的脚步，在一步一步走出她那熟悉的家园时，她的心就会揪得紧紧的，而她此刻心里更想知道的，是躲在她家那个小屋床边抽闷烟的丈夫，此刻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为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呢？难道他对她的“离家出走”就真的没有什么反应，真的那么无动于衷吗？她不够明白，但她从家里床头柜上那只装满烟蒂的烟缸里，也还能体会到他内心的不平静，还有他倚在床头上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里，仿佛在用无声的语言，阐述着他的不平心境。每每至此，悄悄爬上她胸间的那种压抑感，也总是沉沉地罩在她心头，令她透不过气来。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她总是在心里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自己却无法解答；问着苍天，苍天无语；问着大地，大地无言。那么上天呈现给她的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命运呢？而她生命的根源，到底从何而来？有谁能说得清？

无人解答她的问题。

自幼她总是在自己那一头披散在肩上的微黄色秀发和那一双灰蓝色大眼睛里，寻找着生命的答案，在追寻着她与众不同的命运渊源，来演绎着她不平的人生。



(二)

珠子自记事开始，在她人生的起点上，就没有爸爸和妈妈的印迹，而第一个闯入她幼小心灵里的，就是姥姥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那满头的华发。姥姥有一双不大的眼睛，眼角边刻满皱纹，但那每一道深深的褶皱里，仿佛都印满了温存，温暖着她那颗幼小的心灵，安抚着她那双装满惊恐的大眼睛。那双温存的目光仿佛在说：“孩子，不怕。没事的，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即使真的有什么事的话，有姥姥在呢。姥姥在这里，什么事都不会有的，知道吗？啊？好孩子。”而每当珠子读到这目光里的语言时，她那幼小而惶惑的心灵里，就会感到安慰了许多，她就会真的不再害怕什么了，不会再怕生活里会有什么东西侵害着她，她会暂时的安静下来。

珠子记得，在她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姥姥会讲许许多多的故事给她听，讲天上的星星，讲地上的花草树木，讲从前的传说，讲美丽的童话。她在童话里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岛矗立在大海的中央，岛上的皇宫里有一位美丽的公主，漂亮非凡，她每天都在盼望着有一位白马王子会突然来到她的身边，能与她朝夕相伴。但随着时光在一天天逝去，公主的年龄也一天天大起来，可她梦想中的白马王子还没有到来，因此使她常常感到内心很忧郁。那天，她就带着那种忧郁的心境，独自走进皇宫里的后花园，走上湖边的小石桥，当她在小石桥上漫步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向她闪耀，晃得她大大的



两只眼睛都眯细了。她不禁快步走向前去，弯腰拾起那亮晶晶的东西，原来是一面圆圆的小铜镜，铜镜里立刻映进她漂亮的脸蛋儿，使她发现自己是如此的美丽，而铜镜里的脸蛋儿就更加美丽了。她在很用心地仔细欣赏着镜中美貌的自己，自我陶醉着，真有些是“孤芳自赏”了。“唉！只可惜身边没有那位白马王子来陪伴。”公主自怜自叹道。

突然，铜镜里出现了魔法，镜子里刚才那张漂亮的脸蛋儿，眨眼之间却变成了一张老婆婆的脸，蓬着一头的白发，瘦长的脸上布满皱褶，眯着两只细长的眼睛，厚嘴唇里翕动着两颗长长的牙齿，粗声粗气地对公主说：“你要想找到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就要在每天早晨当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去站到孤岛的岸边，面对东方的大海，等待你的白马王子。同时你还要有信心，有毅力，只要心诚，终会有一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等到远方漂来一叶小舟，舟上扬着白帆，白帆下会挺立着你梦中的白马王子。他会身穿金甲，披一身霞光，向你的身边驶来……”说完，老婆婆的脸便在铜镜里消失了，公主举在手里的铜镜也在她手中消失了。原来，那是一只魔镜，是天意指引给她的。她听了老婆婆的话后，在震惊之余，便照老婆婆的话去做了——她每天早晨，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就去站到孤岛的岸边，面对东方的海面，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去等待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她等啊等，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季又一季，直到她等得望穿了霞光，盼蓝了眼睛，被霞光映红了全身，染黄了头发……最后，她终于等来了那叶扬着白帆的小舟，等来了那位身穿金甲，披一身霞光，站在小舟前白帆下的白马王子。当载着白马王子的那叶小舟向她徐徐驶来的时候，她美丽的脸上也挂满了幸福的微笑……

“那现在那位公主在哪里呀？”每当姥姥的童话讲至此时，珠



子那稚嫩的声音总要认真地问。

“那公主就在咱们家里呀。你就是那公主变的。你看你的头发，是不是黄的？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蓝的？”姥姥也总是在用这个美丽的童话来对她讲述着她的“身世，”她的“来历”。回答着她无数次追问着姥姥她的头发为什么是黄的，她的眼睛为什么是蓝的。久而久之，她仿佛对姥姥讲的那个童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姥姥说的，就是真的，她也真的就是那位公主变的，要不她怎么真的就是长着一副黄头发、一双蓝眼睛的样子呢？

“那为什么公主会突然变成我呢？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哪里找到我的呢？”小珠子又总是纠缠着姥姥这样问着。

“后来，白马王子和公主在岛上举行了盛大婚礼，他们结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小公主，小公主长得像她妈妈一样漂亮，也长着一头大波浪的黄头发，像朝霞里的海浪一样；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像大海和蓝天一样的颜色，美丽非凡。公主和王子生下小公主后，要带小公主一起去回到白马王子的故乡，回到东方陆地上的皇宫里，去拜见王子的父皇和母后。但没想到的是，当他们刚一登上陆地，公主怀抱着小公主，倚在白马王子的胸前，一同骑在一匹白马上，天空突然就暗了下来，阴沉着脸，刮起了一阵黄风，狂风吼叫着向公主和白马王子卷来。忽然一阵旋风掠过，卷走了公主怀中的小公主，把小公主给卷得好远、好远……我就是在咱家大院子的梧桐树下找到小公主的，找到你的呀。”姥姥也总是这样哄着她，逗着她。

“我不信，我不信，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那小公主呢？”珠子每当听了这话，她也总是娇嗔地这样对姥姥说。

“是那魔镜里的老婆婆告诉我的呀。我也是在梧桐树下先找到了那只魔镜，魔镜里的老婆婆就对我说：‘没有梧桐树，招不



来金凤凰，你家的梧桐树下很快就会招来一只小金凤凰。是白马王子和公主在回王子皇宫的途中，不慎被黄风卷走的小公主，落驾到你家的梧桐树下。这是上天赐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你要抱她回家，抚养她成人，她以后会与你相依为命的，这是你们的前世之缘啊！’老婆婆说完，铜镜里她的面容就消失了，我拾在手里的魔镜也不见了。可耳边忽然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再一低头看时，在花草中间，我就看见你在我脚边踢蹬着两只小腿儿，挥舞着两只小手，身上穿着条小红裙子，像一个大洋娃娃，还向我哭闹呢，好像让我快抱起你来似的。当我真的弯下腰去，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你真的就不哭闹了，还咧开小嘴向我笑呢，顿时就让我心里喜欢得不行，于是，我就从梧桐树下，赶紧把你抱回了家来。你说好玩不好玩？”姥姥总是抖动着她那满头的华发，很认真地对小珠子这样讲述着。

“不好玩，不好玩。黄风卷走了小公主，她从此就找不见爸爸和妈妈了，那多可怜呀。”小珠子也总是这样跳着脚对姥姥嚷嚷着说。她有时甚至觉得，姥姥就是那魔镜里的老婆婆。她也常常这样对姥姥说：“你就是那老婆婆，是你施展法术，刮了一阵狂风，把小公主给卷走的。你为什么那样做？你为什么把她给送回去，送回到白马王子和公主的身边去？他们丢掉了小公主一定会很难过的。你为什么要让他们难过？为什么不把我赶快去还给他们？你应该会有办法的呀，那你为什么不呢？”每当说到这里时，小珠子往往会哭的。因为她以为她真的就是那小公主，她的爸爸和妈妈，也真的就是那白马王子和公主，而姥姥也就真的是魔镜里的老婆婆。是姥姥施展魔法，刮起一阵黄风，把她从爸爸妈妈身边给卷走的。让那白马王子和公主为丢失了小公主而难过，也让小公主为找不到爸爸妈妈而难过。因此，她也总是大声



地嚷嚷着让姥姥把她赶紧送回去，送回到她的爸爸妈妈身边，找到那丢失了小公主的白马王子和公主。她总说姥姥一定能行的，她一定会有办法的，因为她就是魔镜里的那个老婆婆……

姥姥每当面对这种局面时，总是着急地摊着两手，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然后，她再张开双臂，把眼前已哭成泪人的“小公主”给抱进怀里，用她那瘦弱而干枯的身躯，来温暖着这幼小的生命，安抚着那颗慌乱的幼小心灵。

姥姥的家，真的有一个大院子，像花园一样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三间正房，窗前的的大高台阶下，分别长着两棵像伞一样的柿树和梧桐树，树下和中间的甬路两旁长满了花草。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各种颜色的花卉就会开在绿叶间，在这里争奇斗艳，芬芳四溢，引得各色飞蝶和小蜜蜂在这里盘来绕去，采集花粉，盘绕在这个飘香的大院子里，久久不忍离去……使整个大院子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梦幻。而在珠子幼小的心灵中，许多童年的梦，就是从那个大院子里升起的。

珠子和姥姥平时是住在靠东边的一间正房中的，那里有一个宽大的席梦思大铁床，床头栏是黑色大漆，铜管盘花的，顶上能戴纱帐的那种，很是气派。她们屋子的地面上，镶满大块墨绿色亮面儿大理石地板砖，再配上一些古色古香的桃木雕花家具，使整个房间的氛围典雅、大气。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是很令人羡慕喷舌的，也在点滴之中渗透着这个家庭曾经的兴衰。

珠子后来听大人们说，她和姥姥住的那个家是姥爷家祖上传下来的，是姥姥和姥爷结婚时，姥爷的父亲分给他们的房子和院子。这院子还套有更大的前院和后院，还分别散住着几十户人家，过去都曾是这个大家族的租房客，甚至那一条街的房子，都曾是姥爷的父亲盖的，解放后，除了姥姥住的那个大院子以外，